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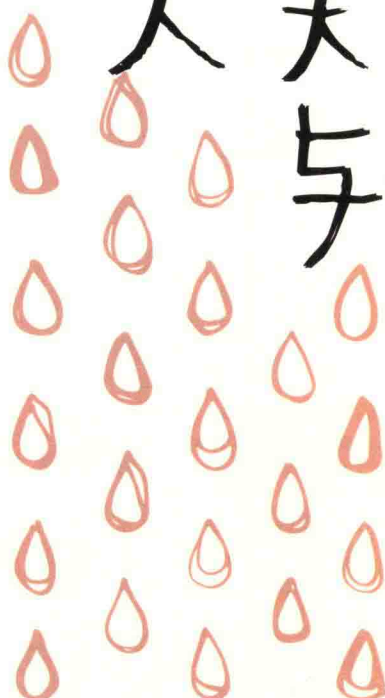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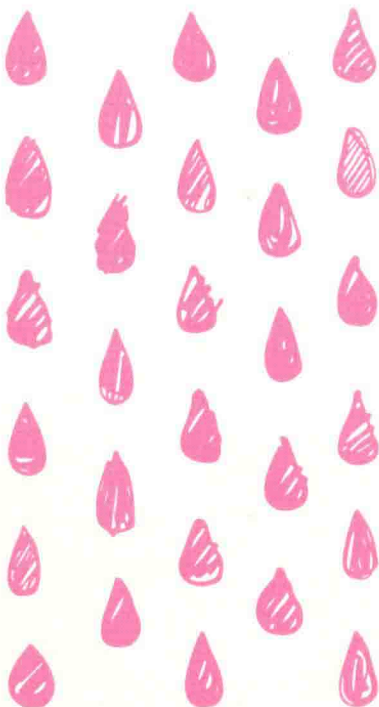
(全2册) · 上

十里菱歌

著

小雨天与 心上人

The Rainy day and My lover



小雨天与心上人

(全2册)上

十里菱歌——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雨天与心上人:全2册/十里菱歌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2
ISBN 978-7-5594-4325-0

I. ①小… II. ①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83676号

小雨天与心上人：全2册

十里菱歌 著

出 版 人 张在健

责任编辑 张 倩 王 青

特约编辑 唐 婷

装帧设计  45设计 白砚川

封面绘制 ENO

题字授权 文武猪蹄儿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制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8

字 数 630千字

版 次 2020年2月第1版，2020年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4325-0

定 价 65.00元（全2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来日方长，她和他可以重新慢慢认识。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1
第二章	028
第三章	065
第四章	091
第五章	138
第六章	167
第七章	208
第八章	230
第九章	277
第十章	328
第十一章	358
第十二章	408
第十三章	435
第十四章	466
番外一：所谓不告而别	507
番外二：重逢	513
番外三：第一招以后	520
番外四：郑续剧场	526
番外五：婚后生活	539
番外六：情窦初开	544

第一章

十二月二十六日，农历冬月二十，这一天，各大报纸的娱乐新闻头条都被江家二少占据。媒体经过多日坚持不懈的跟踪埋伏，终于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的这天晚上，成功拍摄到名流公子江旗亭和女友共进晚餐的画面。照片中的女子身材姣好，样貌美丽，仔细一看，却不是和江少闹了好长一段时间绯闻的宋野火宋小姐。

十二月二十九日，农历冬月廿三，冬夜，天有小雪，永安寺的白梅花开得正好，宋野火宋小姐我手里撑着一把素色油纸伞，从寺庙侧门出，在青石板街上慢慢地走。这种古老的小巷，车开不进来，赵司机只能在外边等我。幽长的深巷里只有我一人，夜雪扑扑簌簌地下，青石板砖铺了薄薄的一层雪，映着昏黄的路灯，雪上踏着几串凌乱脚印。

来电铃声突然响起，我掏出手机，屏幕上闪闪发光的“宇宙魔法光之七彩使者小环环女王大人”一串大字，这么中二的名称，是云叙环趁我不注意，自个儿拿我手机偷偷备注的，之后不定时检查，每当我改回来，都被她锲而不舍地改回去。

我嫌弃地盯着看了一会儿，嫌弃地按下接听，还没来得及发出一声冷漠的“喂”，云叙环就十万火急地问我哪里，当我回答出“永安寺”

三个字的时候，电话那头她的声音顿时拔高了八度，近乎尖叫：“火妹我听说你由于失恋受的打击过大导致心灰意冷准备出家为尼，我警告你可千万不要乱来啊！”

她语气中的焦急让我有点儿感动，我正准备说“朋友，想不到你这么关心我”，被她的大喊大叫打断：“我说你不考虑你光头好不好看你也要考虑考虑我啊，你要是削发为尼了，我在 AIKO 美发充的卡要谁陪我去花完？还有谁能陪我去那里调戏三号洗头小哥？对了我从推送里看到，他们那最近来了一位新的俄罗斯籍发型师，那一身肌肉，啧啧……”

我深吸一口气，骂了一句“朋友，去你的”，果断按下了挂断键。

不出所料，过了两秒钟，铃声再次响起。云叙环这性子，不把话说完是绝对不允许别人先挂机的。这回她的语调倒是冷静下来：“言归正传了啊，那狐狸精的身份我帮你查清楚了，姓李，听说原本是江家大哥的女朋友，不知怎么的被江旗亭中途截了胡。”

云叙环想了一下：“不过也是，江家大少我见过一回，是个老实人，哪里比得上江旗亭幽默风趣。”

我不怎么在意地“哦”了一声。

云叙环语塞半秒：“火妹你人前假装不在意，人后独自咬着枕头暗哭泣是不是？我说依你的脾气，有什么事不能打一架解决呢？不就一个男人，有什么好想不开，有什么好出家的呢？”

我问：“谁告诉你老娘要出家？”

“你老娘告诉我的。”云叙环有理有据，“我今晚去你家找你，你亲娘告诉我你往永安寺去了，一边说还一边摇头叹气。”

我家老妈也是一位戏感十足的人物。我清了清嗓子，明确告诉云叙环：“我没有要出家。我家老爷子最近突然禅心大起，搬到永安寺住了。这两日天冷，怕他身体吃不消，家里的长辈派我来把他劝回去。”

结果爷爷表示自己身体好得很，硬是拉着我跳了一曲动感蹦迪，见我跟不上他的炫酷舞步，才一脸“孺子不可教也”地把我赶走。

云叙环半信半疑：“真的？你真的不是打算削发为尼？”

我无语：“削你个葫芦娃！你想想永安寺是什么地方？那里面住的都是和尚！我要出家我能找一座和尚庙？好歹去城西玉带山的那间尼姑庵，你说是吧？”

云叙环的心思不知飘到哪里去，“唔”了一声，说：“光头小和尚比较萌。”安静了两秒，她的话题绕回来，“来吧，亲爱的小野火，我知道你此刻心中一定受尽了万般煎熬，oh my friend，投向我的怀抱大声哭泣吧！”

我说：“此刻我的心境无比安详。”

“怎么会呢？”云叙环不相信我，“想想那可是江旗亭，被他抛弃了就该捶胸口仰天号啕大哭一顿，那才是对他颜值最起码的尊重。”

“那像个什么样？哭哭啼啼娘们似的。”我高冷地哼了一声，“再说，颜值比他高的人我又不是没见过。”

“颜值比他高的人？那得算是珍稀物种了吧？”云叙环语气狐疑，“咱们江二少那副俊俏模样，能和他一较高下的凡人不多啊。”

我啧啧两声，摇头：“少女哟，你的见识还是太过短浅。”

云叙环怒了：“那你说说看，谁啊？比江旗亭好看的人在哪儿？”

我出门时没带伞，这把油纸伞是永安寺的一位小和尚看外头下雪了，主动借给我的。伞骨竹制，举久了就觉得有点儿沉。我停下脚步，把伞和手机换着手拿，举起手机贴近耳朵，轻声回答：“我四师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我能想象出云叙环不想说话，一脸不齿的模样。半晌，她说：“宋野火你没救了，居然会对一个消失了十几年的人念念不忘，更没救的是，你连他姓甚名谁，真实身份是啥都不知道……”

云叙环还在叽里呱啦地对我进行炮轰，我却没能专心听完她接下来讲了什么。老城区中小巷交错蜿蜒，在经过其中一个十字交叉路口时，我余光一瞥，惊异地扫见我右手边的岔路口边上站着一个人。

那人靠墙而站，利用光影藏得极好，如果不是我视力还算上佳，恐怕根本发现不了墙面的阴影里居然藏了这么一道身影。

我心中顿时有了警惕，沉声问：“谁？！”

那人估计已在这里潜伏了很久，几乎是我发出第一个音节的同时他就有了动作——他猛地伸手捉住我的胳膊，用力把我拽进他所藏匿的巷子里去！

这下真是始料未及，他袭击的是我撑伞的手，这油纸伞本来就忒重，这样一来我没法再握稳，伞啪嗒一声掉在青石板街上，浑圆地滚了半个圈。

永安寺所在的地段虽算不上闹市城中心，但毕竟也在市区内，走出附近这一片被政府特地保护起来的老城区，穿过青石砖铺的小巷，外面就是车水马龙的商业步行街。我怎么也料不到，在这样一块片区，竟然也会有人敢对过路妇女下手。

老巷昏暗，我看不清对方的脸，大脑第一反应认定这人是色狼，我不害怕反而隐隐兴奋。遇上别的妹子他可能会得逞，遇上我宋野火……唔，只需给我五分钟，我就能让他后悔自己没先去买一套铠甲来穿上。

我稳住重心，趁拿手机的手没有受他控制，赶紧按下挂断键，把手机装进兜里。空出这只手，我冷笑一声，五指一握成拳，立刻就要出手反击。

也许是没想到我有武学底子，那人微微一怔，很快就反应过来，身形往左一晃，我这一拳就落了空。我有些震惊，习武多年，在众多同门师兄妹当中，我出拳的速度哪怕排不上第一也排得上第二，今夜怎么会……怎么会如此轻易就被人躲开！

除非对方也懂武，甚至比我更胜一筹。

我又惊又恼，可这也不是惊恼的时候。我太过自信，以为能够一招制敌，因此没有留后手，也忽略了我的一条胳膊还在对方手上的事实。我用劲过大，前冲的惯性一时止不住，对方倒是很会钻空子，握住我的

胳膊没有松开，转而使劲巧妙地一带，我所剩无几的平衡刹那间全被破坏掉，几步踉跄，等我脚步止歇，我神奇地发现……我的心肝脾肺肾啊！我竟背对着摔进了敌人的怀里！

他一手圈住我的腰不让我动弹，一手捂住我的口鼻，该是怕我呼救。对我而言，这是一个无比屈辱的姿势。

怒到极点，我反而冷静下来。这般不妙时刻，我居然还能闻到对方指节上沾着的淡淡梅花香，猜测他不久前可能站在永安寺的红墙外偷折梅花，我私自推定这是一只风雅有情怀的色狼。

对付这样一只风雅有情怀且懂功夫的色狼，我决定要祭出我的“哭爹喊娘无敌金刚肘”来感化他。我看电影里那些狂拽酷霸的武林高手，在发大招前势必要先露出不屑一笑，以表达对对手的轻蔑，我于是也缓缓地勾起嘴角。

气势有了，我手肘刚要发力往后顶去，一道低沉的嗓音蓦然在我耳畔响起：“别动，我没恶意。”

我嘴角勾到一半，僵住。

不为别的，只为这道嗓音出人意料地好听，好听到好定力如我，也有一刹那的恍神。我在心里默默感慨，这到底是什么人啊，难得生了一副好嗓，随随便便在某家电台当播音员都能骗一堆“声控”妹子对他死心塌地，何苦出来作奸犯科呢？

肘击停在半路，已被他察觉，这招是用不成了，好在我的看家本领可不止这一招。我敛了敛心神，以极快的速度走了套“行云流水步”，从他怀里旋出来，下一秒，情势逆转。

这回变成了我占上风。

他背贴着墙，我欺压上去面对着他，右手小臂横起，威胁地按在他的锁骨处，往上几厘米就是人体最脆弱的咽喉；右膝屈起抬高，只需稍稍用力向前一顶，就是那招江湖上最为常见的、令无数少男猛男闻风丧胆的“断子绝孙脚”。

我终于能够如愿勾起嘴角：“你当我三岁小孩儿？一个夜路偷袭我的人和我说他没恶意，鬼才……”

“信”字没机会滚出唇瓣构成完整的一句话，我倏地睁大眼睛。

小雪的夜晚，青石砖铺就的小巷，朱红色有些剥落的寺庙院墙，几枝从红墙上头探出的白梅花。我曾无数次幻想过和他相遇，如果能相遇，那会是在大千世界的哪一隅，却从没想过是这样的情景：小雪，深巷，红庙墙，白梅花。

也没想过会是这样的方式：他被我霸道地压在墙上。

这个人，就在两分钟前，我还和云叙环提起过他。

梦寐不忘的这张脸就这么突如其来地出现在我眼前，我刹那间呆住，有些不能适应。我上一次好好看他是在十三年前，那一年我才十岁，我猜他比我大五至六岁，那一年他是如松柏一般风采卓然的少年。

没有道别的离别，突然得就像没有预警的再遇。这十三年间，我常想他一定也长大了，长大后的他会是什么模样，照那五官的长势，料想不会太差，我于是有空时会拿起画笔，一笔一画尝试勾勒出我想象中他的眉眼。

今日一见，我才发现我的想象力有多贫瘠，他比我的每一张画都要好看太多太多。

我用过很多种画法去画他，今夜之前，我对那些画都很满意，今夜之后，我会知道水墨只能得其意不能得其形，工笔只能得其形不能得其意。但是也无所谓，我终于不用再对着那些画空想，我终于可以见到一个活生生的他。

雪纷纷下，万籁俱静的夜，萧瑟寒冷的冬，我心头却似乎有藤蔓疯长，扶摇直上，开出锦簇繁花。

四师兄，别来无恙。

我开心得直想笑，思及他未必就能认得我，我这样笑会显得很奇怪，连忙矜持地抿了抿唇，把笑容憋回去。我这副表情看在他眼里大概十分扭曲，短暂的沉默过后，他开口：“抱歉，我真的没有恶意。”

“我知道我知道。”我严肃地点头，“我相信你的。”

他打量着我的神色，半晌，说：“可否请你先听我解释？如果之后你还认为我是坏人，你可以选择报警。”

我摇头：“不用啊，我说了我相信你，无条件地相信。”

如此近的距离，我发现他简直俊得人神共愤，纵然此刻他眉头微微皱起，神情看起来不太和悦。他看着我，我看着他，四目相对，好一会儿，我听见他沉声要求：“那么，请你先松开我？”

他示意地低眸。

我才意识到自己还在逞凶斗狠地把他牢牢压制住，急忙火烫着了一般跳开，不好意思地笑笑：“对不起，我把你当色狼了。”

拉开距离我才看清，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长款羊绒大衣，身姿挺拔，气质出众。不得不说我真是会挑位置，压他的地方刚好位于一枝遒劲的白梅下，此时他站在那里，背后是剥落斑驳的红墙，头顶是风雪也压不住盛放的梅花，他的肩头沾了一点碎雪，整个人清俊得就像一尊冰雕出来的雕像。

他一手整理袖口，闻言，抬睫看了我一眼。

“唔，色狼。”

“这位先生，我似乎从你短短几个字中听出了对我美貌的质疑？”我呵拳头。

“不，只是没料到有一天也会被人当成色狼。”他说，“有些意外。”

我耸耸肩：“不能怪我，这乌漆麻黑的，你招呼都不打一声就把人家良家妇女往巷子里拽，任谁都会认为你是色狼。”

他不看我，右手把左手的衣袖慢慢拉起，问：“有没有手帕？”

“你当这是古代啊？”我随口应道，“哪还有人随身带着手帕的。”

他好像也就只是随口一问，继续早前的话题：“那后来你又怎么确定了我不是色狼？”

他果然是认不得我这个小师妹了，我有点儿失落，想起自己小时候那副又丑又熊又老爱抠鼻的样子……好吧，他认不得我，我貌似还有那么一点小庆幸。

我从来不强求这些，记得也好，不记得也罢，我们今天再遇了，我们来日方长。这么一想，我豁然开朗。

我觑着他，否认地摇了摇食指：“这位先生你错了，我不是确定了你并非色狼才放弃抵抗的。”我摸着下巴，邪邪坏笑，“我是瞧清楚了你的脸，你看啊，你长得这么俊，就算你真是色狼，我也不吃亏啊，这么优质的色狼，可遇不可……”

我一怔，话没说完，视线落在他的手臂上，大惊。

“你受伤了？！”

他把左手的袖子卷到了手肘，我才赫然看见，他的小臂被划出了一道血口子，不是很深，还在流着血。因为伤在小臂内侧，我才和他扯东扯西了这么久都没留意到。

我霎时就忘记了自己原本打算说什么，一个箭步上前，握住他的手掌，让他把手抬高几厘米，好方便我察看。“伤口平整，应该是刀或者匕首割伤，伤在这种地方……你抬手去挡刀子了？”我试着还原了一下他受伤的场景，顿时觉得匪夷所思，“你得罪了什么人？有人在追杀你？”

他把手抽回去，不语。

想起刚才他扯我进巷子时的十万火急，我猜得该是八九不离十了。

我不由得一阵恍惚，拍《古惑仔》吗这是？这可是二十一世纪的文明法治社会，我竟然在永安寺的后巷里，遇到了一个被人追击的人，而这个人，好巧不巧竟是我的童年男神四师兄。

我忍不住惴惴不安地问：“你做什么的？”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他的事情我都所知甚少，如云叙环所言，我甚至连他的真实姓名都不知

道。把此情此景在心中琢磨了一遍，我脑洞越开越大，声音颤抖，结结巴巴，“你……你该不会是混黑道的吧？黑帮斗殴？”

他抬眸朝我睨了一眼，反问：“如果我说我是，你会怎样？”

我一下子就绝望了：“不能啊，我妈就我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她不会答应让我嫁给黑恶势力的，就算你长得再英俊她也不会答应的。”

我问：“你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你的伤口是不是很痛？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

过了片刻，他徐缓回答：“本人知法守法良好公民一个。”

我一下子又重新燃起了希望，松了口气，说：“那还好，我妈是个知识分子，喜欢斯文人，知法守法的最合她心意了。”

他话语稍顿，没来由地问我：“你……贵姓？”

“免贵姓宋。”

“宋小姐，我觉得你想得好像有点多。”

我想得好像的确是有点儿多，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他不懂我面对他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瞧他这清冷的气质，不用多想，走的肯定不是热情奔放路线，看来我必须得调整作战步骤，免得太过猴急，打草惊蛇。

决定了，今天的首要任务，是要先问到他的联系方式和姓名。

“手帕是没有的。”我抬手去解脖子上围着的丝巾，“这个暂时可以顶用。”

我把丝巾递出去，他垂下眼睫，一言不发地盯着我手中的丝巾，迟迟没有伸手来接。

敢情这是有洁癖？

宋小姐我没有别的优点，一是拳头硬，二是脸皮厚，凭借这两项天赋，我很少能体会到什么叫作尴尬，而就在这一刻，我好像还真有那么一点儿尴尬。

幸好我有破解之法。

他不接是吧，我嗔怪地瞪了他一记，故意曲解他的意思：“娇气，居然还要人家帮你包扎。”

我将丝巾在空中抖开，折回来弄成带状，打算用原先裹在里面的，没有和我直接接触过的那层去给他包扎。他还是不太乐意，但这也由不得他，我两手分别握住丝巾的两头，不由分说地朝他受伤的小臂围上去。

指尖不可避免碰触到他的皮肤，发现他整截下臂都冰冰凉凉。好好的一条结实好看的手臂被划出了一道触目惊心的血口子，我越看越气愤，双眼发红，骂道：“凶手究竟是什么人啊，简直太丧心病狂，最好不要让我逮到，不然我揍得他连爹妈儿崽都认不出来！”

“不是他，是他们。”他淡淡回答，“估计还在附近找我。”

我包扎的动作顿住，抬眼看他：“还有没有王法了？这么猖狂？”我惊愕的同时，恍然大悟，“所以你才躲在巷子里是吗？”

他不轻不重地颌首：“如果我没猜错，这片老城区通往外面的每一个出口，他们都布置了人。”

“还会守树……那个成语怎么说的来着？守着来自杀的兔子什么的。”

“守株待兔。”

“对对，守株待兔，他们还会守株待兔。”我皱起眉头，这下可不太好办。我不知不觉加快了给他包扎的速度，“什么仇什么怨啊这是？看你也不像会挑事的人，怎么会得罪了这么狠的仇家？”

心下某个念头闪过，我抬起脸，狐疑地盯着他：“帅哥，你该不会是染指了黑道大佬的女人吧？”

他呛咳一声：“我说过，我是良好市民。”

“也对。”我想了想，“就算真有什么仇怨，也应该是黑道大佬的女人染指了你，黑道大佬吃醋了，派人追杀你才对。”

我说着玩的，没想到他会回应：“这不合逻辑，既然是黑道头目，